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背後的地方問題

陳秋子

摘要

宜蘭縣在臺灣已累積出引以為傲的文化的、清新的城鎮形象，這股城鎮光榮是塑造身為宜蘭人產生高度地方認同的因素。宜蘭縣的外顯風格，是許多在地條件形成的，也是由強勢的政治政策所領導出來。已成為臺灣公辦活動指標的童玩節之所以成功，其與「宜蘭光環」有絕然關係。然而，因活動而產生許多問題卻是少為人知，甚至被忽視，包括：政府與地方之爭、地方界限的界定、地方性質的看待等。基本上，處理這些問題除了考量政治、文化因素外，若導入市場範疇的概念應可以解釋大部分的異議。因此，建立童玩節活動本身、縣政府、地方三者乃是與市場相依存的觀點，一方面為研究童玩節不可忽視的環節，另一方面則是探索地方性質的要素。

關鍵詞：童玩節、文化市場、地方風格、地方建構

捷報

1997年7月27日中午12時15分，第二屆童玩節的舞臺上，第25萬入園者的幸運得主——來自新竹市香山國小的劉修志小朋友——在現場遊客的見證下，從宜蘭縣府主秘陳源發手中領到兩盒宜蘭禮盒、紀念品一套（背包、帽子、手冊、扇子、T恤）、親水公園終身免費入園貴賓證一張，同時，陳主秘並邀請劉

小弟弟全家免費參觀明年的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註1）。

1999年8月8日，童玩節遊客突破了30萬人次，這次的幸運得主詹方濟先生高興得合不攏嘴，頻頻直呼「不會吧」。縣長劉守成頒贈他終身免費入園的永久童玩護照外，亦獲得「香港－臺北」來回機票一張，這個大禮羨煞他人（註2）。

2001年8月7日上午10時45分，一位

6歲小女孩坐上插滿鮮花的「八人大花轎」遊園，在眾人簇擁下，抵達水上迷宮平臺，舉行一場別開生面的頒獎儀式。這是慶祝童玩節自85年創辦至今五屆所累積的第二百萬人精心製作的排場。縣長劉守成也特地趕到現場，親自向這位幸運兒道賀，同時頒發中華航空贊助的「臺北 - 新加坡」來回機票一張、童玩節全套紀念品（註3）。

國際童玩藝術節(Yila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olklore & Folkgame Festival)（以下簡稱「童玩節」）——每年7月初、孩童放暑假之際——在宜蘭縣內各大主要道路已經是旗幟飄揚的景象。根據統計，自從1996年宜蘭縣開始舉辦童玩節活動以來，1996年19萬人，1997年23萬人，1999年40萬人，2000年60萬人，2001年91萬人，2002年86萬人，2004年79萬人。看到這些逐年攀升的漂亮數字，給了主辦單位籌備下一屆童玩節的信心。這個信心且來自世新大學觀光學系在2000年時，針對童玩節進行的一份其對宜蘭縣觀光經濟影響評估及研究計畫。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外縣市遊客占了81.79%，其中有70%的遊客來自北部；75%的遊客是專程到宜蘭參加童玩節的，78%的遊客表示會推薦給其他朋友，另外，77%表示未來會繼續來宜蘭旅遊；外縣市遊客所創造的總經濟留入高達500,729,354元，其效益成本比為5.40（宜蘭縣花費1元，可以帶入5.4元的縣外財源）（吳宗瓊，2000）。光是2002年童玩節就為宜蘭縣帶來九億多元的經濟產值，更評選為全臺最成功的文化觀光活動冠軍。這項殊榮，讓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游錫堃指示行政院各部會，應多多學習宜蘭縣的行銷創意產業，將臺灣成功行銷到國際（註4）。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面向普遍呈現正面反應的情況下，讓主辦單位投注的活動成本預算一年比一年高。

宜蘭童玩節顯然已經成為國內強檔活動，特別是玩水歡樂的圖像，在酷熱的盛夏裡，引起大眾注意。活動期間內的假日，可以看到人潮一波一波地湧入冬山河親水公園，而鐵路局為了配合童玩節活動，特例在例假日各發一班專車往返「臺北至羅東」的童玩節專車（註5）。專車班班客滿，座位一票難求。假日裡，常有2~3萬遊客入園，水域、岸邊、樹下、展館內、半空中爬網上，到處是人；上廁所、更衣須排隊；園內萬頭鑽動，人擠人，園外車輛排長龍。人多車多，遊客抱怨：「人這麼多，擠不進去，怎麼玩？」儘管主辦單位已經增加臨時廁所，將更衣與廁所動線分離，避免占用廁所，但廁所及更衣間前還是大排長龍（註6）。不論主辦單位多麼大聲疾呼建議民眾選擇非假日入園，以能享受活動品質等，雖然如此，但依然無法阻擋假日遊客迅速暴增的現象。

由於人潮實在太多的緣故，遂帶起親水公園周遭地方（羅東、礁溪、冬山、五結，以及更外圍的大同鄉）風行興建民宿。不論是藉由資本家所投入的大規模飯店，抑或小額投資、由在地居民經營的民宿型態，均寄望在這波可說是一年當中最大的商機，趁機抬高住房費用。雖然遊客抱怨聲不斷，但假日還是供不應求，只好無輒地認栽。面對業者做出有損及以「觀光立縣」之宜蘭縣形象的行為，激起主辦單位不惜祭出觀光發展條例重罰不實開價業者，來維護整體旅遊和商譽（註7）。一切就在顧及形象的前提下，正如當時任職文化局局長的林德福所說的，要與縣民建立童玩節是「全民喜事」的共識，維持人民的光榮感（劉雅欣，2001：51）。從此，童玩節啟動宜蘭整體總動員機制了，尤其是表現在全縣文化觀光系統的整合與配置部分較為顯著。例如，在童玩節前後的幾個月份中，各鄉鎮公所已陸續舉辦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節，像是五結鄉

「鴨母節」、壯圍鄉「哈密瓜節」、南澳鄉「洋香瓜節」、礁溪鄉「溫泉蔬菜節」、冬山鄉「風箏節」(註8)等等。

除去公部門策劃的文化節活動之外，宜蘭在地的民間旅遊業者看到第一屆童玩節所帶來的有形和無形效益，即時地、敏銳地將觸角延伸至這塊龐大節慶市場中。套裝旅遊夏令營促進會、觀光協會、旅館同業公會等，紛紛利用這個時機點推出多種一日遊、二日遊的套裝旅遊行程(參見表1)。縱然規劃行程多樣，但若仔細觀察內容的話，其主軸仍然環繞在體驗農村野趣上頭。同樣地，近年來在宜蘭縣引人注目的地方博物館也沒在這場文化宣傳波段裡缺席。所以，經由許多事實證明，由童玩節周邊而拓展的經濟效應與影響，確實達到當初活動設定之振興地方產業的目標。對宜蘭整體的文化與經濟發展上，基於官方與民間的各自運作，一方面，對於

強化宜蘭文化深度，具有推波助瀾之效；另一方面，顯示童玩節之外所擴散的效應實則大過活動本身，而這正意味活動背後乃牽連著攸關宜蘭地方文化的，也是經濟的，更是政治的連結體系。

人潮和文化包裝的「宜蘭是兒童夢土」外衣，很容易讓人忘卻內在的赤裸問題。正當遊客們在親水公園內盡情地戲水時，園外已悄悄上演著地方與政府兩造間的衝突和拉鋸戰。若回歸到童玩節最初的創辦理念，則視童玩節為宜蘭共榮的大事情，一直是活動策劃者的核心宗旨，當然，最後展現的成果的確不孚所望打出亮眼佳績。就在此之際，活動舉辦地的五結鄉民即提出共享活動利益的要求，其中最早浮出臺面的聲音爆發在第四屆童玩節時，於是關於利益分配的問題不斷在公部門與地方情結之間交錯著。

表1. 旅遊業推出十套裝觀光行程

活動行程	內 容
湯圓古味(兩天一夜)	遊五峰飛瀑、國際童玩藝術節、嚐蘭陽特色餐、民俗活動、造訪協天廟、桔之鄉、臺灣戲劇館、宜蘭運動公園、蘇澳冷泉。
農村夏令營(三天二夜)	插秧、走田埂、玩田土、推石磨、做草粿、拔花生、做竹筒飯、紮稻草、泡溫泉。
農場之旅(兩天一夜)	釣魚、焗窯、切阿麵、烤竹筒飯、天燈製作、賞螢火蟲、看龜山朝日、採蓮藕、植物生態介紹、彩繪T恤、鄉土料理。
都市野孩子(兩天一夜)	搓湯圓、烤地瓜、自然生態教室、早安北關、森林藝術家藝品製作。
夏日遊記(兩天一夜)	農田焗窯、放風箏、品茶、採哈密瓜、看養鴨中心、冬山河騎單車。
田園體驗營(兩天一夜)	羅東運動公園漫步、觀賞童玩藝術節、放天燈、打陀螺、搓湯圓、摘野菜。
星空夜話	鳥瞰蘭陽平原、特技表演、體能挑戰、觀蘭陽夜景漁火、放天燈、游泳、森林浴、走跑馬古道、遊五峰旗。
蘭陽逍遙遊(兩天一夜)	看國際童玩藝術節、泡礁溪溫泉、找溫泉源頭、拜會協天廟、看臺灣戲劇館、宜蘭和羅東運動公園、蘇澳冷泉。
湖光山色快樂行(兩天一夜)	遊梅花湖、探訪鳥類、撈溪蝦、認識冬山河、採果子、廟宇巡禮。
與瀑布有約(兩天一夜)	參觀溫泉蔬菜種植、露天游泳、摸蝦、捉魚野炊、搓湯圓、賞童玩藝術節。

資料來源：臺灣時報，86.07.05(註9)

五結鄉公所及幾位鄉代表們（陳正煌、葉素嬌、陳木桂及張瓊麟等）表示：「縣政府在冬山河親水公園舉辦童玩節，五結鄉民受益的僅有少數，但卻為五結鄉帶來大量的垃圾及交通的混亂，危害到鄉民身體健康及生活不便，所以強烈主張文化局應提撥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回饋五結鄉，做好基層建設。」面對鄉代說詞，代表公部門的景觀所所長吳忠賜回應：「童玩節期間已經特地針對五結鄉民多次發給童玩節使用券，且縣政府每年為了辦理童玩節，均投注龐大的經費協助五結鄉美化、整理環境，可見童玩節的舉辦對地方助益甚多，何況冬山河親水公園每年水費高達三百多萬，其中包括隨水費徵收的垃圾清潔費就高達六、七十萬元，怎能說童玩節的舉辦，地方都沒有受惠？」（註10）且因文化局質疑：「回饋的理由何在？」「百分之五的依據從何而來？」等問題，並以親水公園的盈收要養護龍潭湖、礁溪公園、頭城海水浴場等其他風景點，經費所剩無幾等理由，未能與五結鄉達成利益分配協議（註11）。

此事件並未就此落幕，隔年仍然繼續上演同樣的爭議戲碼。五結鄉傳出有村長提議癱瘓親水公園交通以示抗議。縣長指出：「如果各地都要求回饋，活動就辦不下去。問題到最後若無法獲得解決，縣府則會考慮把童玩節移師到其他地方舉辦。」縣長這番的回應，倒讓幾位五結鄉代緊張起來了。有些鄉代認為：「童玩節活動期間，對五結鄉交通造成擁塞及帶來可觀的商機都是不爭事實，但若移到他處舉辦，則是地方的損失。」（註12）事件發展至此，從縣長提出來的改變活動舉辦地點來看，似乎是讓事件開始出現轉圜餘地的癥結點，致使事件演變到後來反而已不再執著於回饋金的爭取，而是轉向如何做到兩全其美的權宜措施了。例如，就在93年童

玩節活動舉辦前夕，代表宜蘭縣旅遊工會的發言者提出看法：「原本親水公園即已呈現縣民免費入園的狀態，因此，若在童玩節期間，應該給予縣民五折的門票優惠；另一位觀光委員會代表則提出，縣府可考慮於童玩節活動的最後三天或於活動後再延一週，免費開放縣民入園以作為回饋宜蘭民眾的方式，讓大家共享童玩節成果。」（註13）

事實上，詢問票價能否對宜蘭人打折扣？是童玩節舉辦多年下來，每年被重複提及的問題，並且是遲至今日仍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倘若票價折扣是最後官民雙方斡旋的唯一條件，而縣府果真釋出票價折扣了，那麼，中間是否還存在所謂的地方問題或地方界線？比方，該平撫的是前述之特定區域的「五結鄉」，還是泛指性高的「廣大縣民」。很顯然地，類似這種政府與地方爭論利益分配等問題，如何取得雙方認可的模式？其實是個複雜的交涉過程，裡面涉及公權力施行的尺度權限與地方權益的異質性處理等面向，而這些都隨時挑戰著政府與民間關係的維繫。

然而，建構一個表徵大範圍、化約性的宜蘭縣圖景，容易掩飾掉細微的地方議題。誠如，宜蘭縣在臺灣已累積出引以為傲的文化的、清新的城鎮形象，這股城鎮光榮是塑造身為宜蘭人產生高度地方認同的因素。宜蘭縣的外顯風格，是許多在地條件形成的（如自然環境、人文特徵），也可能是由強勢的政治政策所領導出來。但是在宜蘭縣大放異彩時，甚至可形成城鎮的一段黃金時代，似乎又是以縣政出現轉折時最為顯著，舉凡我們熟知的陳定南、游錫堃為政時的改革方案，在重建宜蘭縣新形象的歷程中，別具深厚意義。蓋凡政策制訂的背後，必然有著支撐它的核心理念，追溯過去的幾個政策脈絡，不難發現，其深深影響宜蘭縣晚近的發展。

從地理名詞到文化名詞的「宜蘭」

根據前述童玩節調查數據，75%遊客來自外縣市。如果這是一個事實的話，我們可以依此提出兩個互有關聯的問題，如果童玩節背後沒有宜蘭深厚且迷人的地方風貌支撐，有可能吸引大量的外地人來宜蘭嗎？或是，童玩節魅力果真大到足以超越地方而獨立行之嗎？答案雖可以有所保留，但一種假設性的推論會是，若宜蘭沒有發散城鎮光環的話，很難讓遊客願意待上一天以上。相反地，對宜蘭縣本身而言，不也畢其力展現城鎮風華嗎？為了政治、經濟、文化的目的，構成地方多層次的面貌，有些是很容易看得見的，有些則是看不見的感官經驗。

「宜蘭好山好水！」人們就常衝著這一點來到宜蘭，但現在只是想純欣賞自然景觀，似乎已不能滿足大多數民眾需求，民眾想要的東西已越來越多。要有能住的、吃的，還要有間設計獨特的咖啡廳，於是這股在自然田園中享受時尚的風潮，從一大片的稻田、海邊、山頭中突兀地冒了出來。隨著消費型態的改變，驅使敏銳度高的人開始創造、開發新地景，地方也從而努力提昇地域競爭力，以搶攻這塊商機無限的觀光消費市場，創造異於以往的新型態經濟模式。腳步較快的宜蘭已在二十多年前（1981年）經由陳定南帶領的縣政團隊經營下，奠定日後宜蘭新貌的基礎，而近年來評論宜蘭變革時，習慣把陳定南為政時期視為分界點。

1981年12月宜蘭縣第一位黨外縣長陳定南上任後，即以「觀光、環保」作為宜蘭縣發展的立縣基調。1984年縣政府提出「宜蘭縣觀光發展整體計畫」，包括冬山河風景區、武荖坑風景區、頭城海水浴場、太平山森林遊樂區等十一項

風景區規劃。1983年「青山、碧泉計畫」取締縣內水泥產業和工業區等空氣及水污染問題。1987年更以地方發展方向和宜蘭地形封閉不適合污染工業的理由，開始反對高污染產業進駐（鄭生、陳雪，1994），如著名的反六輕設廠即是一例。另外，成立重大工程營建小組推動公共建築的改建與新創，包括：公園綠地、風景區、校園規劃、景觀橋樑、重大公共工程等（工程施建則由下屆的游錫堃縣長陸續完成）。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首開先例地讓公部門與規劃團隊合作開發規劃案（林旺根，2000：10~11），納取日本「象集團」、「高野景觀株式會社」以風土為價值取向之設計觀（陳登欽，2000：27）。這些政策除了豎立個人風格外，更重要的意涵是，宜蘭縣從此展開起異於故往國民黨執政的新縣政局面。

繼陳定南之後，游錫堃縣長便以「文化立縣」為主，並開始舉辦大型文化觀光活動，如國際童玩藝術節、國際名校划船邀請賽和歡樂宜蘭年等，再加上地方社區的營造活動，宜蘭的觀光產業逐漸在臺灣具有高知名度。所以，一個結合環保訴求、文化元素和地方產業的觀光產業，從宜蘭地方政府權力轉移開始，直至目前為止，仍是宜蘭發展的主軸，同時也帶給宜蘭擺脫落後發展形象與建立居民高度認同的結果（沈嘉玲，2002：47~48）。從以上這些政策走向，不難看出宜蘭縣的幾個影響性決策，其外部環境的創造動機是以觀光發展為核心，而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其政策施行思維不論在景觀的規劃或文化面的實踐上，都展現著地方政府極力地想要融合傳統與現代、本土化與國際化的企圖。對比於地方中的國際觀點，則反方面的重建、尋找與定位地方傳統應是什麼？是另一個格外側重的面向，其表現在地景創建上頭（誠如前段的幾項公共工程內涵），則賦予地景的文化象徵成為

更新圭臬，「宜蘭厝」概念的生成，可謂代表性的指標之一。

民國83年，宜蘭在地文史團體「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與縣政府合作，發起「宜蘭厝」推廣活動，由政府出錢替想蓋房子的民眾找建築師，請民眾說出需求，替他們做最好的討論及監督。透過這個過程，希望宣示一個價值或帶領一個風潮，讓民眾蓋房子能有一個依循或經驗（陳登欽，2000：30）。基本的理念有三項：1.激發鄉土情懷，關注生活環境品質，喚起縣民現代的「環境觀」；2.凝聚健康的生活意識，推廣理想「環境文化」，建立蘭陽地景特色；3.推廣「宜蘭厝」，尋找蘭陽現代民居風貌，建構地方建築風格。整個實際執行過程中，結合建築師、業主、營造業者，以及長期關注宜蘭地區環境與歷史的學者們，根據宜蘭地景、生態環境、生活方式與歷史傳統，建立具有地方風格的民房類型。整體而言，參與第一期計畫的九個建築團體，因應宜蘭地區的景觀、颱風、東北季風、多雨、地下水等地方特性，普遍採用低彩度的自然材料，設計出斜屋頂、防颱風窗以及節省能源機能等基本房舍範型（宜蘭縣政府、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2~5）。「建立宜蘭樸實的美學觀」是公部門推行宜蘭厝之一貫價值（陳登欽，2000：30）。事實上，兼具文化與機能的宜蘭厝，從尋找到定位甚至後來發展為宜蘭典範，假使褪去現代建築等機能性考量的包裝外衣後，宜蘭厝其實是個追尋地方風格的造屋行動，尋找貼近地方深且遠的宜蘭在地歷史與文化材料堆砌出來的建築範式。

縱然我們在媒體上看見相關「宜蘭厝」的報導，很容易認定獨棟獨戶的「別墅」才堪稱「宜蘭厝」名分，但蓋出漂亮的房子並不是「宜蘭厝」活動的目的，「人與環境真誠的對話」才是它所要推廣的觀念；建築風格不是「宜蘭厝」

關心的焦點，具有特色的在地生活經驗才是它想要建立或延續保存的重點（郭文豐，2002：38）。然而，宜蘭厝推行至後階段，逐漸帶起了興建農舍的熱潮，雖然有幾個良好的作品，但是卻抵不過劣等作品所帶來的傷害，這是負面的影響（林芳怡，2003：23）。部分原因也來自一些腦筋動得快的營建商，紛紛在農田裡興建冠以「宜蘭厝」名狀的屋舍出售，使宜蘭厝成為商業市場裡的交易商品，導致如此結果，應當是當初始料未及的。儘管宜蘭厝有評價不一的聲音，但不可否認它向外擴大的效應和影響力，特別是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政府便針對鄉村受災民宅者，遊說鄉村地區的受災戶進行仿造宜蘭厝形制的屋舍重建計畫，並出資設計費作為誘因，給願意配合的民眾，這個措施致使斜屋頂的房屋錯落在臺灣各鄉村小鎮。因此，這股藉由外力促成的宜蘭厝熱潮，毋寧為宜蘭縣帶來許多加分作用。

不容諱言，陳定南、游錫堃兩任縣長對宜蘭縣所擘劃的城市遠見，確實居功闕偉。當初針對幾個大型風景區和公共建築等建設計畫，在在表意著地景的革命性語言，將這段時期稱為宜蘭縣的「新建築運動」實不為過。地景更新造就宜蘭縣新一波城鎮風貌的高峰，獨特的縣政中心、學校、親水公園、武荖坑風景區等，現今已成為一系列的套裝旅遊行程。搭配這些整體的外在條件，創造童玩節及其他活動人潮，建構著宜蘭光環，並且宜蘭縣本身也一直在努力維繫著這樣的形象：文化的、國際的、現代的、科技的城鎮。

地方性質的理解：從冬山河、親水公園到童玩節

1996年，為了響應文建會輔導的「國際小型展演活動」，且適逢「宜蘭紀

念日200週年」，游錫堃縣長想趁此時舉辦一項大型活動，希望藉此振興區域經濟、凝聚縣民共識，隨後把活動交給蘭陽文教基金會籌辦。一開始參與策劃的人員普遍認為宜蘭足以傲人之處就是好山好水，二十一世紀水資源和自然生態是全人類所重視，於是大家決定把活動主題訂為「水的博覽會」，只是活動經費太龐大而作廢。後來決定舉辦一場以兒童為主題的國際兒童嘉年華會，當時文化局邀請相關專家學者討論，大家認同童玩具有創意，也能吸引小朋友和家長，且沒有文化隔閡，加上不同民族、地區和國家的音樂、美術、戲劇演出，應該會很有看頭（註14）。

正當為大會主題傷腦筋時，縣民黃恆男先生熱心提供了自己蒐藏的近萬件各國童玩展示，且在主辦單位與蘭陽舞蹈團的義大利籍秘克琳神父接洽後，發現當前在世界各地，並未有任何一個藝術節是以童玩為主題，因而萌生以童玩與民俗舞蹈藝術為兩大主軸，來舉辦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童玩藝術節的構想，整個活動因此日趨明朗（邱玉茹，2004：18）。之後透過蘭陽舞蹈團所屬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旗下的「世界民俗藝術節協會」（簡稱CIOFF）及舞蹈團在國際間的豐富演出經驗與交情，廣邀國外團隊前來共襄盛舉，加上文化中心設計遊戲水迷宮，於是冬山河的親水公園廣場上，數千名國內、外民眾在邵族迎賓舞的音樂中歡樂起舞，展開第一屆宜蘭國際童玩節活動序幕，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孩童編織了一個美麗的暑假，也為宜蘭打開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吳淑君，2000：22~25；邱玉茹，2004：2）。

民眾在童玩節活動期間能觀賞各式各樣異文化舞蹈是主辦單位散播的訊息。因此，打著國際性的童玩藝術節活動，在活動名稱以民俗為範疇下，主辦單位乃邀請可以展現民俗文化內涵的國外舞蹈團體參與，於是，印度的頂壺

舞、西班牙的佛朗明哥舞蹈、紐西蘭的毛利族舞蹈等等，通通都能在園區出現。然而，既然這是一個透過舞蹈為出發的文化交流盛會，身為地主國的宜蘭縣則以在地的「蘭陽舞蹈團」作為代表，且每年固定以傳統文化元素作為舞碼題材，如：豐收、弄獅、舞劍、耍大旗等內容，並讓國外團員練習跳其中某一段落。除舞蹈外，活動播放的宜蘭傳統民謠「丟丟銅」，也希冀藉由活動散播到國外，成為「世界民謠」（薛保瑕，2003：47）。邁向國際一直是宜蘭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96年開始在親水公園舉辦的兩個國際性活動：國際童玩藝術節、國際名校划船邀請賽，充分表明其意圖。此外，它們成為一個宜蘭傳統活動，而到親水公園參加活動則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產生這樣的結果，讓親水公園從此承載了愈來愈多的期待。

事實上，親水公園成為旅遊景點是晚近由人工和政治所創造出來。若追溯宜蘭景點史略，目前為人所知的是1927年（清道光6年），噶瑪蘭通判烏竹芳出遊蘭陽平原，選定「蘭陽八景」，其分別為：龜山朝日、崑嶺夕煙、西峰爽氣、北關海潮、石港春帆、沙喃秋水、蘇澳蜃市、湯圍溫泉等。由此可知，早期的親水公園並不是一個可遊玩的景點，而是位於冬山河之中的一處水患之地。在冬山河中游規劃親水公園的本意是為治水。「多雨」一向是宜蘭典型的氣候象徵，每逢冬季和颱風若雨量大者，一些河川像是竹安河、得子口溪以及冬山河下游之沿海低窪地區，因山洪爆發，平地排水傾瀉，匯集於此，無法宣洩洪水於海中，致有積水成災之患，面對雨患侵擾，乃有將冬山河截彎取直作為治理水患的構想（林萬榮，1972：2）。

依據冬山河整治工程資料可知，自民國64年起配合災區重建復舊工作，將原來的冬山河改道以解決排水問題。66年至71年間進行第二期工程，自下游開

始包括冬山河幹線，將彎曲狹窄的河道截彎取直並加以拓寬，共耗資五億元進行整治，其中民國67年省林務局在上游山區建造二十八座攔砂壩及二座潛壩，以穩住上游的冲刷。但是在整治之前，和臺灣其他地區一樣，在徵收民地的過程中，也遇到極大的阻力。一名父老眼見當時有人拿穢物到主張冬山河截彎取直的前宜蘭縣議會議長陳進富住家門前潑灑。對部分篤信風水之說的居民而言，部分風水師感嘆，過去彎彎曲曲的冬山河，出現很多好風水中的「穴」，但因河川整治和截彎取直破壞掉了（註15）。關於遇到類似這種地方人士拒絕整治河川工程的事情，是臺灣時有所聞的現象，但在公權力的強制執行之下，地方問題逐漸被忽視。然而，規劃冬山河的議題並非就此靜止不動，綜觀彼時此時，規劃的觀點隨著時勢更迭，反映至看待和處理地方的想法上，亦是如此。民國76年起，日本「環境造型研究所」本著注入地方文化元素之理念，開始針對冬山河中上游進行規劃，最後位於中游的親水公園是最先完成的案子。

因比鄰河岸緣故，使得親水公園便以「創造新的親水關係」為規劃案所欲發展的核心。所有活動區內不僅空間都要有水，而且創新的水與空間之關係，乃在提醒民眾記起生命本源為水，並學習與水親近之禮節與態度（郭中端，2003：27）。規劃者眼中的「水」後續則在設計單位「象集團」的執行下，具體地化為園內各種象徵性的圖案，並且，民眾就算躺在岸邊的草坪上看冬山河，也不用擔心會有水患。轉變後的親水公園，誠如進行細部設計的象集團成員所說的，親水公園的前身是木材加工的貯木池，但現在大家都湧到冬山河看噴水，讓宜蘭的老人家、太太們、外地人、小孩子到親水公園快樂地玩，這種空間的形成讓人感動，這個資源原來是個禍害，但把水患之處變成一個休閒的

地方，這過程是參與團隊把土地某種神秘的力量援引出來的成果（劉逸文等，2000：54）。綜合冬山河發展脈絡，其對規劃者、外來者跟岸邊居民來說，必然各有不同的詮釋觀點，這也構成了親水的意義乃隨著時代而改變，甚至包括當地的水文風貌，以及人跟河川曖昧的情感、地方歷史皆然。

以前居住冬山河沿岸的居民因水患之故，流傳著指意性極高的水俗諺。比如，「三年沒做大水、豬母就有金耳勾通戴」意思是，假如冬山河三年不淹水，就要打金耳環給母豬戴，也就是形容未整治前的冬山水患頻繁（宜蘭縣史館，1994）。另一個例子雖不是位於冬山河區域，但同樣因水患而發展獨特的地方風俗，此即是礁溪鄉二龍村的端午節「龍舟競渡」活動。一百多年來這條流經二龍村的淇武蘭港，水患連連，常常吞噬村民生命。當地村民認為有「不乾淨」的東西在作祟，希望藉由「競渡」維持沿河的安寧，其「渡」有「普度」、「超度」冤魂和鎮壓惡鬼含意。所以，二龍村的龍舟競渡帶有濃厚的宗教任務，而非應景式的節令活動（林美容等，1997：101）。以上兩個例子顯示，居住河岸邊的居民與水建立親密的臍帶關係，並且以不同的形式體現親水意義。

過去人們在河邊、喝河中的水、在河上行舟、引河水灌溉農田、捕河中的魚蝦貝為佳饌；但是颱風來襲時，河水會衝走房屋財產、莊稼田園；河水會淹死人、阻礙交通。但是無論如何，人的生活配合著河水的季節韻律，人與河的關係深刻久遠，絕不是能單純地一個喜歡或不喜歡就可以涵蓋這種錯綜複雜的感情。今天的冬山河風景區是一個全新的、人工的創造，它和原來當地的自然生態或者人文生活，不必然存在任何關係。冬山河的規劃及其景觀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一件企劃或者政策，它承擔了許

多人的關心、期望，而已經成為臺灣一個重要象徵。這個象徵是多面性的，政治上，它代表宜蘭縣黨外政治的一個成果；經濟上，它成為所謂觀光縣的重要開發據點；生態保育上，它一再被視為臺灣眾多污染河川中的清流，河川整治的樣版；文化上，它成為一個建立新社區文化的一塊試金石（林開世，1991：30~31）。

毫無疑問，人工化的河流切割河與人（文化）的生活、歷史與記憶，當納入親水公園後，不僅表示人們掌控了冬山河，更重要的意義莫過於它表徵進步規劃及展現縣政府革新地域的魄力。因為如此，爾後親水公園則不斷被強化跟重構。事實上，國外一些與親水公園有類似背景的水都和港灣城市，其政府同樣把促進它們的發展視為重要課題（Malone, 1999）。哈維指出，當城市失去與河川及海洋的接觸後，要增加城市與水域之間的連結，就必須大量地仰賴視覺連接、遊憩活動、環境舒適性的價值，及使大眾更容易接近水岸等方法。因此，新的水岸意象呼之欲出，將以高密度的商業開發背景，設置「節慶式的」水岸活動，這種意象型態主要是從北美案例中所擷取來的靈感（哈維，1989：93~95；轉引自：Malone, 1999：24~25）。既然把冬山河截彎取直並規劃為親水公園是要治水的，那麼，辦童玩節活動則是後來發展的。顯而易見地，童玩節活動的結果卻也促使地方之爭漸漸白熱化。

蓋凡注目到童玩節背後商機的人，就很有可能牽動活動的評價，從童玩節活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若檢視活動實際執行狀況，可發現幾項事與願違的現象。首先，「展演、戲水、展館」構成活動三大主軸，但以展演面而言，主辦單位策劃展演目的在引導民眾欣賞異國舞蹈文化而非在地文化；其次，戲水純粹屬於嬉戲性質，不會因為在冬山河畔

而認識水的文化內涵；第三，展館具有傳達童玩內涵的教育功能，理應側重，然而，它卻是三項裡面最被民眾漠視的區塊。導致這種結果，實在是因為「展演和玩水」已是民眾對童玩節的既定印象。照以上看來，創造出來的童玩節跟內容可稱是一個在圈地裡玩樂的活動，不須顧及在地文化的設計，當然這也使得舉辦地點可以隨時更換了。此正如前面劉守成縣長提到的，五結鄉民若繼續有爭取回饋金的行動，則打算更換活動地點。

五結部分鄉民的擔憂適時反映童玩節隱含的商業特質，現在沿著五結與親水公園一帶已可以見到由外資興建的大型飯店（如香格里拉、噶瑪蘭大飯店）矗立其間。此外，宜蘭縣的博物館家族協會、旅遊公會、住宿業者、交通輸運者、小型自營攤販，加上外部的團體、鐵路局等等，均在介入和爭奪宜蘭童玩節這塊市場。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反映在五結鄉本身時，並不是在獲利最高的地方。從遊客消費地域的選擇上，其大致的排序仍是以礁溪為第一選擇，次為羅東，最後才是五結。以五結鄉的角度來看這個結果，則冬山河、親水公園、童玩節等對地方深具影響的三個關鍵要素，其各自對五結產生的意義不盡相同，但只要持續環繞在歷史、記憶、經濟與政治範疇的話，處理地方性的議題往往涉及更多複雜面向。

結論

很明顯地，透過宜蘭縣府體制領導的公共工程建設案、文化活動策辦，以表現在觀光經濟、輿論評價上，其對於提昇宜蘭縣的城鎮形象與風格，是成功且具有多重效益的。對大多數宜蘭人而言，藉由政治及外部條件重構地域認同，乃是訴諸歷史之外的力量。或者可

以這麼說，帶著政治動機操作的改革方針，強烈地表現縣府亟欲去除宜蘭縣一貫給人落後之後山印象的企圖。然而，分析其任何一項施作行為理當不可避免地引發地方樣態改變。但檢視其實踐的過程與結果看來，在仰賴大膽又有魄力的政治力行使下，一切是順利按照著初始的決策理念實現，中間並無發生脫軌情形，且普遍獲得地方接受。一般而言，我們把宜蘭的革新經驗視為地方施政的成功表徵，但也由於外部給予宜蘭縣的光環實在是太過於鮮明了，以致於足以轉移掉我們對於地方問題的注視。

的確，處理地方問題，特別是留意來自微弱的小眾看法與聲音，往往可得到不為人知的地方觀點。這些地方觀點往往提供我們理解問題產生的核心和癥結。從童玩節的研究裡，可以獲知的是，其推動活動的背後力量，除了政治、文化因素外，市場已經逐漸超越兩者，而成為支配地方走向的主力。換言之，洞悉地方之爭的核心在於應導入市場範疇來思考。因此，建立地方與市場之相互依存觀點為研究童玩節不可忽視的環節，依據此想法或許可以解釋為何童玩節引發的地方論戰已不是限於文化的，而是執著在地方跟政府之間如何將利益作一合理分配的爭論。童玩節對遊樂者而言，是享受的度假活動；反之，在地方層面裡，則是匯聚著許多溢於言表的情緒糾葛，它致使地方展開新競爭關係，正因如此，宜蘭地域的界限也逐漸面臨重新分配與調整的情況。

不論是大範圍的宜蘭縣或是小地方的五結鄉，以上這些現象表明地方愈來愈往市場靠攏，如地方政府提昇地域競爭力以及舉辦童玩節等作為，其內在的思考向度，或多或少帶有市場意向的操作行為。比如，得精算活動所投資的成本（人力、設備經費）利潤跟市場淘汰性等損益評估；盈餘款項得轉到養護縣內公共景點裡面；以及作為下屆籌辦基

金等。分析這種「以活動養活動」的運作思維，表明了活動背後正象徵濃厚的商業機制。但若越來越朝向市場考量的話，當然也得受到挑戰跟競爭的問題。舉童玩節的例子來看，今年童玩節邁入第十個年頭，但入園人數並沒達到預期數量。一部分原因來自活動期間遭逢颱風侵襲，另外，則因坊間已出現相同的水遊戲，還有一個推論性的原因可能是每年的遊戲重複性高。這種結果使得主辦單位面臨前所未有的緊張和躊躇，也進一步驗證童玩節同樣是需要市場支持的。

當與童玩節有關的各個相關地方角色均投往市場或消費體系懷抱時，假設宜蘭縣不再辦童玩節活動了？那麼，宜蘭下一步的出路又會是什麼？如果下一波所寄望的是北宜高通車，宜蘭真成為言論中的「臺北的後花園」了？那民宿業者好像又會擔心遊客不再來宜蘭住宿，而且可能把宜蘭當成往花蓮的中途站。因為未來得擔憂的事情太多，也難怪乎，現任劉守成縣長會以引入科技產業與大學來宜蘭設點作為縣政藍圖。這些看不見的地方隱憂，考驗著城鎮前景規劃時過於樂觀的心態，而忽略和低估一些在規劃設計裡所隱藏的風險面向。但話又說回來，要在當下預測未來問題是很難的，此關乎有為者是否具有擘劃城市遠見的能力了。

附註

- 註1. 自立早報 86.07.28 宜蘭童玩節第25萬幸運者出爐，來自竹市的小朋友劉修志成為幸運得主，獲贈不少禮物。
- 註2. 自由時報 86.03.09 童玩藝術節，尋求各行業配合。
- 註3. 臺灣日報 90.08.08 童玩節第二百萬名幸運兒誕生。
- 註4. 臺灣日報 93.08.02 游揆回娘家，

暢遊宜蘭童玩節，一手推動好評如潮，已成全國觀光旅遊模範，所到之處遊客問好聲不斷。

- 註5. 民生報 93.06.13 宜縣童玩藝術節，下月登場，臺鐵推出莒光專車，例假日往返臺北、羅東。
- 註6. 聯合報 93.08.01 童玩節人擠人遊客怨：怎麼玩？。
- 註7. 自由時報 93.07.10 防旅館民宿敲竹槓，縣府祭重罰。
- 註8. 自由時報 86.03.09 童玩藝術節，尋求各行業配合。
- 註9. 臺灣時報 86.07.05 旅遊業推出十套裝觀光行程。
- 註10. 臺灣日報 89.07.27 五結鄉公所要求童玩節回饋，建議自總收入提撥5%回饋，否則明年將拒收垃圾，縣府將了解後再處理。
- 註11. 聯合報 89.07.27 五結鄉公所要求童玩節回饋。
- 註12. 臺灣日報 90.08.03 童玩節回饋風波愈演愈烈，五結鄉醞釀抗爭，劉守成放話不排除更換活動地點，鄉代會反應兩極。
- 註13. 自由時報 93.05.29 童玩節最後三天，擬招待縣民，免費入園，縣府研議可行性，童玩護照也可能改以六次為限。
- 註14. 聯合報 90.08.13 小孩子的活動創造20億產值。
- 註15. 中國時報 82.10.12 冬山河「悍」象蛻變，美麗溫馴。

參考文獻

- 吳宗瓊 2000 宜蘭縣國際童玩藝術節觀光經濟影響評估研究調查。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 沈嘉玲 2002 宜蘭的「落後」與發展：地方自主觀點的反思。世新大學碩士論文。
- 宜蘭縣史館 1994 宜蘭文獻雜誌，12: 74。宜蘭縣史館。
- 宜蘭縣政府、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 1999 為宜蘭的生活起厝：宜蘭厝建築圖集。宜蘭縣政府、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
- 邱玉茹 2004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之多元文化藝術教育意義：以三所參與學校為例。新竹師院碩士論文。
- 吳淑君 2000 兒童歡樂夢土：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臺灣月刊，8: 22~25。
- 林芳怡 2003 寧靜的地景革命。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 林旺根 2000 宜蘭縣區域空間的規劃與管理經驗。建築向度：設計與理論，第2期。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 林美容等人 1997 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宜蘭縣政府。
- 林開世 1991 冬山河與漢人生計——人們對冬山河的使用：今、昔對比。冬山河生命史討論會論文集。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
- 林萬榮編 1972 救災與善後。宜蘭：宜蘭縣文獻委員會。
- 郭文豐 2002 為宜蘭的生活起厝：「宜蘭厝」的故事。寧靜的地景革命。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 郭中端 2003 冬山河經驗。臺北：藝術家。
- 陳登欽 2000 公共建設中，公部門的角色扮演。建築向度：設計與理論，第2期。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 劉逸文等人 2000 象設計集團在宜蘭。建築向度：設計與理論學刊，第2期。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 鄭生、陳雪 1994 陳定南前傳。臺北：商周文化。
- 薛保瑕 2003 文建會近兩年文化政策之執行面評估。臺北：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 Harvey, D. 1989.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

Malone, Patrick. 1999 港灣城市再生
(City, Capital and Water)。臺北：創
興。

收稿日期：94年8月23日；接受日期：94年9月28日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任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館員。

Discussion of Loc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Yila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olklore & Folkgame Festival

Chiu-Tze Chen *

Abstract

Yilan County has developed an image as a place that is clean and wholesome and that has a recognizable local culture. This has shaped the factors that have allowed the residents of Yilan to reach a high level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local culture. Yilan County's characteristics were mostly formed by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forward-looking political policies. One of the county's most successful annual events is the Yila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olklore & Folkgame Festival. However, many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is festival have emerged. Most are known only by a few people and have been neglected, such as the strugg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vilians, the definition of local boundaries, the recognition of local qualities and so on. Basically, in addition to the politics and cultural elements, most opposition can be explained with the market category concept. The Yila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olklore & Folkgame Festival itself, the county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are the viewpoints that are interdependent with the market. On the one hand, this concept can be used to research the links with the Yila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olklore & Folkgame Festival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the local qualities.

Keywords: Yila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olklore & Folkgame Festival, cultural market, local style, local reconstruction

* Research & Collection Section, Lanyang Museum, Yilan County